

翠袖乾坤

文潔華

蘇童的新長篇小說《黃雀記》，沒有其前作《妻妾成群》的壓抑，但隱喻的意味仍強，還有那股黑色的命運在推手。

黃雀記

蘇童自己已嚮往童年，當從少年的日子和回憶中汲取寫作的靈感。《黃雀記》便說三個本來沒有關係的少年，兩男一女，因盲目的荷爾蒙捲入了一樁犯罪事件。十五歲少女因拒舞而被其中一位少年綁架在醫院的水塔，而另一位少年好端端的卻又上前強暴了她，製造了一宗坐牢的冤獄。原罪犯也受到良心的責備，因內疚而答悔補償，悲劇因而接連三。

古今談

范舉

南部非洲的經濟發展相當迅速，各國的資金迅速湧進了這個人口眾多的市場，未來前景看好。中國迅速抓住了機會，發動了鐵路外交開拓市場，因為非洲正在經濟起飛，需要興建大量的鐵路和電廠，中國的火車製造業和發電廠設備，價格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，迅速佔領了這個市場。

尼日利亞以鐵路計劃推動經濟

非洲國家還沒有需要興建高速公路。目前由深圳到廣州的和諧號列車，時速在一百二十公里左右，平均每三十到五十公里左右設立一個火車站，客流量最大。尼日利亞有一億七千萬人口，沿海地區人煙稠密，最適合興建這一類的火車。中國出口火車，包括了鐵路設計、土木工程和具體的信號設備、路軌設備，屬於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打包出口，這對於中國火車系統的出口，有重大的推動作用。由於採用了中國標準，中國內部需要有一個部門，嚴格控制鐵路設備、鋼軌出口、營運和維修隊伍的培訓，保障技術調和質量標準，以利爭取更多的國際合同。從埃塞俄比亞到尼日利亞，興建鐵路成為焦點。鐵路系統的出口，既可幫助非洲國家基礎設施轉型升級，也有利於國內過剩產能，提高裝備的品質和服務水平。中國北車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四年的四年間，為非洲十個國家提供了一千八百四十二輛機車車輛，總金額達三點五億美元。中國南車則在二十四個國家提供了包括動車組、內燃機車、電力機車、客車、貨車在內的眾多產品，總金額達到二十八點八億美元。尼日利亞去年GDP超越南非，躍居非洲最大經濟體，近年的經濟增長率為百分之七。有了新的鐵路，經濟規模將會擴大，每年的經濟增長率會上升到百分之十。

雙城記

何冀平

鼓樓曾是北京最熱鬧的地方，北京俗語「東單、西四、鼓樓前」，是指這三個地方是老牌北京人遊樂中心，現在早已不被各大名聲商場替代。尋找鼓樓西劇場，下了地鐵要穿過一條長長的胡同，這胡同有點怪，雜亂的院落住着老北京人，卻偶然會有一座門楣極講究的四合院，和周圍環境不符。走到胡同盡頭，有一座殘破不堪的寺廟，斑駁的木匾上隱約看出一寺名「拈花寺」，倒有詩意。再轉過去，是一座非常氣派的青磚灰瓦院落，招牌是西藏駐京辦事處。北京近年冒出許多小劇場，隱藏在不知名的地段，每晚有十幾台戲在上演。第一天到北京，就聽北京劇協的主席說正在上演的《枕頭人》好看，又收到記者朋友發來的《枕頭人》評論，多是讚美。劇本是愛爾蘭作家馬丁麥克多納創作。二〇〇三年起，首演於倫敦和紐約百老匯，在戲劇界引起巨大轟動，獲得二〇〇四年英國奧利弗最佳戲劇獎。

劇場在鼓樓西

轉彎抹角找到鼓樓西劇場，原來這裡是曾經很有名的全國總工會文工團劇院。進到劇院大堂，其實全在等看戲的青年人。票已經全部賣光，連加座都賣滿，好在熱心的朋友給我留了票。拿了票去附近吃了茄子肉丁拉麵，極品烤羊肉串。小店裡的幾桌客人都催，說是要去看戲，看看戲時間還早呢。等我穩穩當當來到劇場，不大的劇場全坐滿了，最前和最後一排的加座也滿了，只有

用最好的票坐在二等位子上，一對晚來的年輕人坐在我的腳邊的樓梯上，看完全場。舞台設計為一個可以旋轉的長方形鐵箱，因鎖的寓意很清楚，借詩意和迷幻不足。《枕頭人》講述一個作家由於其小說引發兒童虐殺案，從而被審訊及處決的故事。整個作品中暴力與純真交匯，溫情與殘酷並存，傳遞出一種黑色荒誕的氣氛。劇本構思巧妙，台詞精彩，被稱為「高智商話劇」。導演周可認為，這部劇最珍貴的是它豐富的內涵，每個人都會用不同的方式來講述，每個人從戲裡得出的結論也不同。編排難度非常大，因為每個演員的理解都不同，會因為對一個故事的不同理解而發生爭執。劇中講述很多故事，一個套一個，大小九個故事，各有寓意，連劇名也是一個故事，信息量固然很大，稍感複雜，畢竟兩個半小時講不了太多。演員只有四個，小說作家，畢竟哥哥，神經質的警察，簡單暴躁的警察。弱智哥哥演得好，高大肥胖的警察，不知是有意增肥還是特型演員，純真中帶著冷酷，讓人又恨又憐；再有是冷心冷面的警察，複雜而冷酷，奸詐、疑心、內斂、內在的狠毒，展現得很多維；飾演主角作家的是一位在美國學過表演的演員，表情細膩表演自然，但缺少些個性，也許是劇本的問題，一部戲的主角是最難寫精彩的，據說他會飾演警察一角，可能覺得這個角色更過癮。

在北京經營私人劇團不容易，雖然票價不低，但多數賺不到錢，全憑熱情和毅力，《枕頭人》能有這麼多觀眾捧場，劇場滿座，製作人應該欣慰，為他們高興。

日正式關門，代之而起的便是大角咀市政大廈，和這露天菜市場是兩回事了。

那大角咀市政大廈就在酒店對面，橫過馬路就是。它佔地三層，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，除地庫是上下貨物的車場之外，地下和一樓是街市，我們去逛過，就是一般的菜市場，共有120多個攤位，青菜瓜果都不缺，家禽檔口採取人雞分離的方式，大概是禽流感令人聞之色變吧！但即使是周末，人流也不算多。莫非是過了買菜時段的高峰？再登上二樓，全層是熟食中心，但見食客正在據桌埋頭苦幹，哎呀！原來已經是午餐時間了。那情景，就像我在鯉魚涌市政大廈，偶爾去熟食中心那樣。三樓是大角咀公共圖書館，四樓是大角咀游泳池，往上還有許多康樂設施，但我已經沒有興趣去看了。

走過福全街，見到「洪聖廟」，香火繚繞，但不見有香客，只有廟祝出進進進奔忙。一看貼着的廣告，每年農曆二月二十三日定為「洪聖誕」，都會舉行「大角咀廟會」，第十屆是在2014年3月2日舉行，廟祝說，剛剛過去，明年趁早！那廟會十分熱鬧，有醒獅開路、廟會特色巡遊、各式跳繩、中國舞、空手道表演，還有懷舊金曲演唱等等。從早上十時到晚上九時半結束，熱鬧呀！他說。但日子已過，明年？到時再看是否有空吧。

我在街頭走着，忽見一個眼熟的招牌闖入我的眼簾，那不是「美而廉」嗎？怎麼會在這裡遇見？往事便像急流似的回湧，那時我在旺角彌敦道上班，午飯常去西洋菜街「美而廉」的套餐解決，細節都不記得了，後來離開旺角，和「美而廉」也就徹底分手了。我一直以為它早已結業了，忽然在這裡重見，也不知是從西洋菜街搬過來的，還是到這裡重起爐灶？我沒有走進去，時光易老，「美而廉」恐怕也已經不是當年的人事當年的味道了，我又何必自討苦吃？



洪聖廟 作者提供圖片

忽然見到燈柱上貼着一個廣告，大字寫着：理髮長者20元。這種價錢，如今到哪裡去找？應該是「益坊街」吧？抬頭望見前方轟起摩天大廈，噢！怎地如此眼熟？仔細一看，不是朗豪坊是甚麼！真沒想到，原來旺角就在大角咀附近。

再走下去，見到一家電影院，大字寫着「豪華」，啊呀！以前銅鑼灣也有一家「豪華戲院」，早就關門，幾經改建成商場的餐廳，那時我常在那裡看電影，印象最深的是《老千計狀元才》。但這家，我肯定沒有光顧過，我在大堂徘徊，見到標着「全港最平」的字樣，但除了我們，並沒有人走動。我隨意瀏覽掛在牆上的電影海報，正在放映的是《大賽車》，下期放映的是《美國隊長》，都是好萊塢電影。看來即使廉價招徠，也還是門可羅雀。忽地，砰砰砰的聲音從戲院傳來，電影正進入高潮。

那晚無意中闖進埃埃街，沒料到這條小街是食街，中、西、日本餐廳林立。但並不像旺角或銅鑼灣那樣要候位，只有「車品品小食」外面排大隊，經營的是車仔麵、粉麵/米線、肉肉餃、碗仔麵、滷水皮蛋等，怪不得客似雲來。我們剛晚飯，無意宵夜，便慢慢踱回去，春夜正在傾斜。

大角咀圓夢

其實，早就聽說大角咀之名，但從沒去過，甚至連它在甚麼方位，也不甚了然。只聽說有個過去的游泳健將住在那裡。想像中是個老區，事實上這一帶住着不少老人和小孩，年輕居民紛紛搬到其他地區；而且許多新移民和南亞人士都遷進這裡。他們說，以前，區內治安不好，1992年，有個警員在區內中槍，強姦劫案案件時有發生；所以晚上好多居民都不敢深夜回家。但後來隨著附近填海區大型屋苑陸續落成入伙，區內治安獲得改善。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大角咀就成為一個工業及住宅混合的區域，隨着八十年代人口老化及工業北移，不少工廠已經遷出，改建成商業大廈。但是走過舊區，我依然看到車房及五金工程等輕工業林立。

住進大角咀鼎盛酒店，是一種選擇，帶着好奇心。酒店前面，有一株木棉花樹，一株紫荊，在



亞皆老街街景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寒風中指向天空，花還沒怎麼開。環顧四周，完全沒有不適的感覺，一輛酒店小巴按時停候門前，可免費帶住客到定點地方下車。

這舊區新貌，讓我無端想起九龍城寨來了，大概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吧，我曾隨着老友Z去那裡，車子停在路邊，他帶我鑽進城寨，那時還是「三不管」地區，是黑市醫生、吸白粉道友的聚集地，一個沒人管到的地方。我跟着在暗無天日的橫街窄巷中穿插，偶然遇見蹲在一邊的道友在「追龍」，昏昏然，飄飄然，沉醉在他們自己的天地裡。所拜訪的人就住在這裡的一個單位，其丈夫正是無牌醫生。到底聊了甚麼，已經全無印象，不過是探訪而已，沒甚麼要事。但那黑乎乎街巷情景記憶深刻，揮之不去。我後來和Z提起，他竟迷迷糊糊，只是隱約記得曾經帶我去過。我記得走出暗巷，但覺外面天地頓時開闊起來。後來，九龍城寨拆掉，起新樓，我也不知道那戶人家如今搬到哪裡去了，畢竟我與他們只是一面之緣而已。

比起那裡，大角咀沒那麼巨變，我走在大角咀街市，於今還是露天攤檔，我們在外圍逛了一趟，零零星星，以為僅此而已，不料到了盡頭，那裏是一條小巷通道，穿過去，竟又是另有天地，那裡是標準菜市場，賣各種蔬菜瓜果的，賣豬肉牛肉甚至雞鴨鵝的，應有盡有。我甚至有點疑惑，噢！不是已有大角咀市政局街市了麼？我以為所有攤販全給集中到那裡去了呢，豈知是我少見多怪。原來是1988年起的大角咀臨時街市，1978年起的大角咀臨時熟食小販市場，1946年起的界限街市和舊大角咀公共圖書館早於2005年11月30

方寸不亂

方芳

電視畫面上見到胡志明市統一宮反華示威的場面，不勝唏噓！數月前我們在越南旅遊，就在統一宮的坦克前，擺了「北越攻進南越」的甫士。戰爭的悲壯，華僑的苦難，在導遊口中，瀟灑的故事，還是令人動容。想不到，遠去的苦難，一下子又回到眼前。

亂世華僑

越南歷次的戰亂，令華僑受盡苦頭。上世紀北越統一南越，當時居住在岷港附近的叔伯輩，為了避免清洗，將軍生積蓄換成黃金，全家乘船出逃，可是在北部灣遇上風浪，只能在廣東登陸，獲安置在華僑農場。叔伯本來懂得開貨車，華僑農場出於照顧，特別為他安排貨車司機的職務。當時司機與廚師是內地吃香的職業，但他卻對我們訴苦，覺得解放牌大貨車又重又笨，每次跑長途都睡不好，吃不下。兩年後，這叔伯捱不住了，全家混在其他難民群中，再次逃來香港，在難民營中住了幾個月，最後經甄別「難

民身份」到美國去了。人在旅途，與越南順化的華僑哥談了很多。這位華僑年輕的時候，為了擺脫陌生的政權，選擇了外逃人生。可是命運弄人，每次出海不是壞船就是遇上風浪，或是被公安截回。外逃次數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，最初用美金兌換支持偷渡費，最後一次，父母把屋也賣了資助他，還是不能成功，只好認命洋興嘆。這次反華潮，會不會連累這位屢屢屢敗的可憐人呢？在觀賞元日煙花途中，遇上另一位華僑陳兄。陳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逃到香港，當時並獲得行街紙在本港開球會打工，發展經濟，陳兄帶著憧憬回越南發展，過上好日子。想不到好景不常，反華潮又來，未知他是否又要再逃呢？叔伯、德哥及陳兄的遭遇，都有一曲越南亂世的悲歌。那年代海外華僑多麼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作為他們的後盾，作為他們的保護傘。然而，今天中國強大

蝶影

小蝶

你說我不體諒演員的困難也好，狠心也好，我不會給予毫無天分、潛質、光芒、能力、自知之明而又不努力的演員鼓勵，我甚至會坦白告之他們其問題，請他們好好地考慮一下自己能否勝任演員一職。

此山中

鄧達智

名電影人譯《Howards End》，同名電影人譯《此情可問天》。故事主人翁瑪嘉麗、海倫姊弟三人正在家中享受下午茶（自維多利亞女王、佐治五世、六世至今，英式下午茶風行不斷，尤以上世紀初英國國勢至雄時期為甚），海倫新朋友Leonard Bass的妻子積琪手持瑪嘉麗的名片，憑地址上門尋找失蹤一夜的丈夫。事後Leonard親自登門道歉，原來周六下午，辦公室處理例行事務時，他禁不住心神走出辦公室厚牆、飛越倫敦大街小巷……下班後，急不及待隨心意走向猶如藍色地毯滿布。入夜星星如海深藍天，禁不住自然呼喚野外散遊……他妻子不問：丈夫醉心自由。筆者不斷在書本上、電影中，一再重讀看回這段浪漫情景。可曾踏出城市走進大自然？讓雙腳踏行花草，讓星宿為床作被帳？這是筆者過去一直熱愛的活動，比較深刻的幾次：

我叫她放棄！

白地告訴她其演技真的很有問題，也許她真的應該考慮是否仍然要當演員。她聽到我這番回答後，倏然停止哭泣，臉上露出意外惶惑的表情。那一刻，我開始意識到其實她並不是想聽我的真心話，而是希望我說：「不是哩，你演得不錯，只是導演不賞識你。」、「你是能演的，千萬不要被一、兩次挫敗弄得意志消沉」，又或是：「你要堅持下去呀！」這些令她舒服的悅耳說話。誰知我竟沒有懂得閱讀她的心意，又坦白得那麼討厭。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之下被我重錘一擊，她驚惶失措了。

雖然我的話真的不中聽，但我可沒有後悔對她說出，因為她是有權知道她在觀眾心目中所得的分數，亦必須承認、面對和改善自己的問題。我告訴她問題的癥結，她才恍然大悟，了解其演技欠佳的原因。原來這幾年，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欠缺，亦沒有人向她提起。我肯定我並非她首個提問「到底我是否不適合當演員」這個問題的人，但就是沒有人告訴她真相，我相信不想傷害她，也不想做「醜人」是最主要的兩個原因。真抱歉，我的叫她考慮放棄。放棄一樣再放下去也不會脫胎換骨的工作並不是消極，而是給自己一條另作更佳發展的生路，是非常積極的選擇。可惜人往往被一己的執著蒙蔽，也被善意的謊言掩蓋了真相。莫非真的要等到像《李爾王》劇中的葛羅斯特伯爵被挖去雙目時，才是最能看清自己之際？

漫漫自然路

大學上課在多倫多城外，精緻簡樸小城Caledon。春陽喚人起得早，晨曦透窗將你推醒，穿越城區小徑走在半明暗透窗外公園青蔥草地，心無旁騖忘記時間（事實從不戴手錶），走在陌生的路上，直至身體融入鄰近小鎮，不覺走了大半天。一次自中環往處沿山路走到淺水灣，趕及酒店餐廳吃一頓悠閒面海早餐，初五星期港島山路車與人皆寧靜，望上海前山，舒服似鳥任飛翔。從倫敦肯頓區諾定山(Norning Hill)住處朝西南走去，先到Richmond，沿泰晤士河走向溫莎公園，遙望黃昏氣勢不凡的溫莎堡，雙腿才告停下。星光下，巨樹邊，林中入睡，次天先至溫莎及伊頓走一圈，吃一頓其實並不太太美的英式早餐，才乘火車回去；這段行程人生過半，回望至難忘！步行的意義毋須追究，那份雙腳踏踏土地、不住向前移動、身邊風景優美緩慢過程最是享受，雖歷漫長歲月，然記憶常新。充滿古雅氣質古樹林蔭公園的倫敦，漫步旅程實是隨手可拾至簡易生活樂趣。溫莎公園一程在沒任何準備、情緒抑鬱下完成，尤其珍貴。平素從諾定山沿肯頓教堂路或荷蘭公園人行道走進肯頓高街，朝南穿越Earls Court，選Brompton墳場為目的地，那是一段經常行走，叫人懷念短程來回兩個多小時的旅程，不論白天或黑夜，古老優雅的小墳場自有迷人小風景。